



通往幸福之路

——三代新华社记者眼中朗嘎村的历史变迁

这是一场持续65年的采访，是三代新华社记者的接力追寻。

——1959年，新华社记者到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朗嘎村（现为堆龙德庆区嘎东社区）采访，亲历了民主改革中“农奴村”的新生。

——1991年，新华社记者又来到朗嘎村，记录下了朗嘎人在改革开放春风中，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美好生活。

——2024年，在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之际，新华社记者再访嘎东社区，感受到在新春天的春天里，这里正在续写“发展最快时期”的传奇。

新华社记者的三次采访，见证了三个村庄从“农奴村”到“温饱村”，再到“小康村”的跃迁。如今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上，这里的人们又在续写乡村振兴、共同富裕的新篇。

“短短几十年，跨越上千年”。朗嘎村65年的嬗变，生动诠释了西藏民主改革后创造的历史奇迹，鲜明表达了雪域高原人民的奋斗心声——通往幸福之路。

1959年——民主改革的春雷

拉萨河畔，春风轻拂，朗嘎村（嘎东社区）街巷里的柳树已泛出嫩芽，远处群山绵延，近处车水马龙，一片繁华景象。沿着社区里干净的街巷，拐四五道弯，记者来到88岁的老党员益西桑珠家里。

“旧社会，我们家6口人都是农奴主的朗生。”益西桑珠双手比划着讲述以前的事情，“白天像牲畜一样干活，晚上像狗一样守家。”

旧西藏的农奴，分为差巴、堆穷、朗生三种，其中朗生最为悲惨。朗生为农奴主所有，没有人身自由，也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和财产，“生下的子女还是农奴主的朗生。”

民主改革前，朗嘎村（嘎东社区）是名副其实的“农奴村”。全村土地被旧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僧官欧协·土登桑却和功德林领主所有，98%的人是农奴主视为“会说话的牲畜”的农奴。

1959年春，新华社记者马宁轩来这里采访调查时发现：“朗嘎庄园主欧协占有130多名农奴、近600亩土地、205头牲畜以及大小农具。”“农奴们几乎没有生产工具，要用农具得用欠粮债形式向庄园主求借。当时朗嘎平均每户欠粮债4000公斤。”“债务世代代难以还清。”

而对于身为朗生的益西桑珠来说，自己的人身都属于农奴主，“连借粮借钱的资格都没有”。

在益西桑珠的回忆中，那段岁月永远是那么幽暗：总是吃不饱，农奴主每天只给一勺糌粑；没有固定的住处，拿

着薄麻袋到处找地方睡觉；经常挨打，被“小主人”当马驹，若没伺候好，就会被“主人”用牛皮鞭抽打……

在当时的西藏，朗嘎只是西藏农奴制的一个缩影。

在奴隶制近乎绝迹的20世纪中叶，世界上最大的农奴制堡垒却还留存在中国西藏。在当时，占人口不足5%的官家、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“三大领主”，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财富，而占人口95%的农奴和奴隶却挣扎在死亡线上。

历史档案记载，1950年，西藏人口约100万，其中没有自己住房的就有90多万人。

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企图永远保留封建农奴制。1959年3月，他们发动武装叛乱，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，迅速平定叛乱，并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了民主改革。

春雷，激荡在雪域高原，也激荡在朗嘎村的上空。

民主改革后，益西桑珠家分得了30亩土地、3间房子和一些牛羊。第一次，他穿上了体面的衣服，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春雷惊醒了朗嘎村，但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
此时的朗嘎村，在新华社记者马宁轩眼中，还只有“低矮破烂的土房，布满牲畜粪便和蹄窝的泥路”。

翻身得解放的农奴，刚刚踏上社会主义道路，还要为幸福生活付出艰苦的努力。

1991年——改革开放的春风

虽然背有点驼，听力也差，79岁的朗杰老人仍坚持戴着礼帽，衣着得体，精神矍铄。讲起从前的事情，老人思路很清晰，表达也有力。

朗杰曾是农奴主的差巴，民主改革使他家里分得牛羊、耕地和房屋。喜获新生的一家人，有了“做人的尊严”。

翻身后的朗杰，还得到了上学的机会。他读了6年书，在学校学会了开拖拉机 and 拉手风琴，并加入了当时的堆龙德庆县艺术团。

1991年，新华社记者多吉占堆在朗嘎村采访时，朗杰正跟随艺术团在北京、河北、陕西等地演出。

“当时全国各地已经改革开放了，到处都是快速发展的景象。”朗杰老人说，“回来之后，我就把在内地见到的情况说给大家听，希望我们也能赶上发展的步伐。”

实际上，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已悄然吹到了朗嘎村。

“这里已变成一座热闹的小镇：昔日贵族庄园的楼房淹没在雪白漂亮的村舍中，汽车从村里进进出出，商店、酒家的招牌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过路者……”在多吉占堆笔下，1991年的村庄，正在铺展出一幅欣欣向荣的画卷。

在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后，“全村粮食单产平均每亩在300公斤以上，高的可达400到500公斤，比（20世纪）50年代粮食亩产提高了五六倍”“村民们办起了加工厂、商店、酒店，成立了建筑队，有些农民还成了蔬菜专业户”“民主改革至今，朗嘎人至少三次翻修了住房”“全村64户，40多户有电视机”……

多吉占堆记录的这些历史细节，反映了当时村民们的真实心态：梦想中的“天堂”出现了。

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1991年的朗嘎村同全国许多农村一样，在农业生产之余，开始投身于商品经济的洪流。

当时的记者从经济意义上做出判断：“朗嘎人正在实现第二次解放。”

1965年出生的扎桑，如今是嘎东社区二组组长。在这个成长于改革年代的藏族女性身上，记者看到了明显的时代印记——有冲劲、不服输、头脑灵、思想活。

“我21岁的时候就外出打工，背砂石料、运砖块、农场种田……什么活都干过。”她说。因为干活认真负责，做事谨慎细致，2005年扎桑入了党，并被选任为朗嘎村村委会会计。

“幸福要靠勤劳来获取，只要肯努力，日子就会越来越好。”扎桑说。

春风吹拂着朗嘎村，昔日农奴的后代，正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着美好生活。

2024年——新时代的春天

2024年3月，新华社记者又一次到朗嘎村（嘎东社区）采访，正赶上村民上山植树。

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大家加油干啊。”社区党委书记且增尼玛，个子不高、皮肤黝黑，在植树现场忙得团团转。

在以前，村子上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山。刮风时，尘土让人睁不开眼睛；下雨时，泥沙能灌入山下居民的院里。

2013年，村民们决定，上山植树，让荒山变成青山。

2021年，西藏规模最大的营造林建设工程——拉萨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。村民们的自发植树纳入到党委政府的政策措施中，大家的干劲儿更足了。

“我们社区承包了546亩荒地，需要种植10万棵苗木，目前已完成80%。”且增尼玛告诉记者，“等树长起来了，我们准备集贤在这里建一个林

卡（藏式露营地）度假村，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”

在村里行走，街道整齐干净，高楼拔地而起，商铺鳞次栉比。

2012年以来，伴随村里1500亩土地纳入城市发展规划，朗嘎村开始了快速城镇化进程，同时也进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。2015年堆龙德庆撤县设区，朗嘎村也在2023年改成了嘎东社区。

为了发展集体经济，村里修建了沿街商品用房用于出租，年租金上十万元；修建了汽修市场、钢材市场，每年租金也有近十万元；还成立了村民运输队、工程队等合作组织。

“单靠这些集体固定收入，就能保证村里每人每年平均分红1.6万元，再加上村民其他收入，朗嘎人年均收入达3万多元。”且增尼玛说，“过去村里80%的劳动力在外面打工，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。”

在村庄整齐的“藏式别墅”群中，朗杰老人领着记者参观了他家占地300多平方米、上下三层的“豪宅”。

“现在的生活，以前做梦都想不到。”朗杰说，他每个月能领养老金，看病吃药有医保报销，去年集体分红还给家里分了10多万元。

物质条件改善了，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。嘎东社区成立了自己的藏戏团，32名村民成为骨干，排练传统八大藏戏和红色歌舞。团长是村民赤列多吉，他自豪地说：“我们还代表西藏到北京甚至国外演出过。”

徜徉在新春天的春天里，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着希望。

党的二十大后，嘎东社区又有了发展的新目标——实现共同富裕。

村民普布多吉开了一家藏香厂，吸收周边的群众去他那里上班，带动大伙一起致富；村里的运输队，吸纳80多人就业……

“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，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更高追求。”堆龙德庆区委书记石运本说，“在这方面，朗嘎村（嘎东社区）走在了前列。”

33年前，新华社记者朗嘎村报道中以一句发问结尾：“再过30年，朗嘎又将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如今，记者不禁想知道，等到2035年、2049年时，朗嘎又会是什么样呢？

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翟永冠 陈高才 王译昊 李健



海南白沙：

“两山平台”推动生态资源“增值变现”

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方平村的一处旧楼房里，村民们正在进行金线莲无菌接种，用剪刀将金线莲剪成一截截，放进装着营养液的玻璃罐中。育苗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，育成的种苗将于今年9月定植。

2022年，白沙福隆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白沙生态资源资产数字运行平台（简称“两山平台”）看中中原南又乡办公楼、财政楼闲置场地以及周边丰富的橡胶林资源，随后租下该场地并落地中草药金线莲种植项目。

如今，这里已改造成种植大棚、育苗室、化验室等，公司计划带动周边农民利用林下空间种植。“公司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发展高效的生态产业。”该公司技术人员杨洋说，金线莲原本就在白沙森林中分布，公司利用野生种源改良品种，并采用仿野生种植模式提高产品品质。

森林覆盖率高达83.2%、57.9%的国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……白沙地处海南中部生态核心区，也是海南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原定贫困县之一。探索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生态价值转化路径，是当地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“必答题”。

“都说白沙生态好，‘家底’能不能摸清？资源怎样‘变现’？”白沙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东庚说，2022年白沙试点建设“两山平台”，对全县范围内的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进行摸底、调研、评估，并形成资产清单。

整合、提升相关资源后推向市场，引进社会资本和运营管理机构。青松山乡兰稻种植、打安镇兰花种植、金波乡生态循环农业……“两山平

台”已收储登记771项生态资源，落地实施21个资源转化项目，形成31个招商项目，持续推动资源向资产、资本转化。

在郑东庚看来，如何实现“两山”转化没有固定答案。“为了‘沉睡’的资源‘变现’，让低效资源实现更高价值，我们进行了许多探索。”他说，“两山平台”遵循生态、富民、可持续的原则，不断创新转化路径。在“两山平台”推动下，白沙已达海南省首笔金融“两山贷”、首个茶叶碳标签等多个“首单”。

正值春茶收获季，白沙县城附近的生态茶园一派繁忙。在茶田间穿行的，除了茶农，还有尽情深呼吸的游客。去年4月起，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薄沙牌白沙绿茶拥有了碳标签：1千克茶叶全生命周期可吸收9.22千克二氧化碳。生态价值获得市场认可，2023年该品牌茶叶销售额达到285万元，同比增长超过44%。

在“两山平台”牵线搭桥下，生态产品有望出海。“‘两山平台’开展品牌推介、积极招商引资，吸引不少外地企业上门寻求合作。”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团举宁说，公司正与一家福建进出口贸易企业洽谈，对方打算向白沙派驻团队合作加工，推动相关产品出口。

白沙黎族自治县委书记邓伟强说，白沙将进一步利用“两山平台”的资源整合、线上招商优势，收储盘活林地、水域、古树等生态资源和红色资源、非遗技艺传承、闲置民居等有形和无形资产，加快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发展，特别是在“绿碳”项目开发上继续加强探索实践。

新华社记者 罗江

育好新苗赶巴扎

——新疆“古丽”的春日心事

三月将尽，大漠乍暖还寒。坐落于戈壁滩边缘的一座座温室大棚内满目翠绿，暖意融融，米哈热古丽·艾合麦提在一盘盘秧苗间麻利穿梭，额头上的汗珠不时滚落。

见到32岁的维吾尔族种植户米哈热古丽时，她正在大棚里给西红柿苗浇水，一双运动鞋，一袭绿长裙，脖子上的项链、耳朵上的耳环格外引人注目。一月播种，眼下大棚里秧苗繁盛，活也不多，只需每天操作自动化设备浇水施肥，爱美的米哈热古丽便是装扮。

米哈热古丽家住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，开春后，她每天驱车往返于距家40多公里的阿克苏镇蔬菜基地。自己包棚育苗，放在以前，米哈热古丽想都不敢想。“过去就是吃牛羊肉，不怎么吃菜。”米哈热古丽说，变化是慢慢发生的，从洋葱、辣椒、土豆到黄瓜、生菜、西葫芦，这些年，新疆人的餐桌上蔬菜占据了重要地位。

有需求，就有市场。随着新疆设施蔬菜产业的崛起，许多像米哈热古丽一样的人有了更多就业机会。几年下来，从播种育苗到移栽培养，从采摘批发到市场零售，米哈热古丽把和大棚蔬菜有关的环节试了个遍。

去年12月，已经熟练掌握育苗技术的米哈热古丽选择“单飞”。她算了一笔账：“半个棚半年租金15000元，至少能培育20多万棵苗子，一棵苗子批发价大约3毛钱……”一边念叨着算账，一边搬运育苗盘，米哈热古丽逻辑清晰，有条不紊。

“你有信心一定能育好苗子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想多挣钱哪能没风险啊。”说到如何育苗，米哈热古丽打开了话匣子，“种子埋深1公分，温度控制在15℃到25℃之间，肥料、药物的搭配也不一样……”

从一开始在棚里打工每天挣80元，到成长为技术工人月入8000元，这个春天，米哈热古丽自己培育的20多万棵秧苗已经通过订单方式被抢订一空，纯收入超5万元。

为了让客户感受到合作诚意，米哈热古丽不仅提供自己的厢式货车运送秧苗，还帮客户一起去巴扎（意为“集市”）叫卖。“她的苗子质量好，很多顾客都认识她。”订购秧苗的帕提古丽·艾合麦提说。临近中午，帕提古丽也来到棚里装运第二天去巴扎出售的秧苗。

两人你搬我装，一会儿工夫，车厢货架上便摆满了育苗盘。第二天在巴扎上再见到她们时，秧苗已卖了大半。“车上12000多棵苗子，已经卖了10000棵。”米哈热古丽兴奋地告诉记者，看见合作伙伴挣钱，自己也跟着高兴。

今年育苗挣的钱刚刚落袋，米哈热古丽又开始琢磨着明年还要种点啥。除了继续培育西红柿、辣椒、茄子，她觉得现在来南疆旅游、工作的人越来越多，很多新菜在饭店里也很受欢迎。“规模肯定要扩大一倍，品种还得再丰富点，茼蒿、莲花白、苦瓜这些明年都要育。”

思考培育什么秧苗最挣钱，合计农忙时怎么招工人，盘算除了育苗还能干点啥……2024年春天，米哈热古丽忙得脚不沾地，可心里合计的事也是一件接一件，不过眼前她还有更重要的事——女儿夏天参加中考。

“全力支持孩子读书，这也是我重要的计划。”她说。

正说着话，又有顾客来选购秧苗了，米哈热古丽的笑容灿烂又明媚。

新华社记者 苟立锋 丁磊

乡村振兴



3月28日，牵引车在进行铺轨作业（无人机照片）。

当日，随着首对500米长钢轨平稳铺设在无砟轨道上，荆荆高铁（荆门至荆州高速铁路）全线正式进入无砟轨道铺设阶段。

荆荆高铁自荆门西站起，终点与荆州站接轨，全长77.6公里，设计时速350公里，是我国“八纵八横”高速铁路网中呼（浩特）南（宁）高速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新华社记者 程敏摄

全力以赴保供水

——云南抗旱一线走访问闻

石林积极提水入库、提水并网，实施抗旱应急工程，加强农村饮用水抽样检测，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。

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属喀斯特地貌地区。洼垵乡老茶已村多年前建成一个提水工程，记者见到老茶已村党总支书记龙正义时，他正领着群众维护水管。他说：“村里有6个村民小组旱情较重，提水工程抽水可以保障900多名群众用水。”

记者在老茶已村龙孔村民小组看到，当地调度元江消防大队洼垵专职消防队送来一车水，村民们挑着水桶有序接水。消防员李毅说：“一车水有3.57方，是从10多公里外的水源点拉过来的。”据当地干部测算，一车水可惠及上百户群众。

前来取水的71岁村民李明发告诉

记者，当地积极组织消防力量送水到村里，水接回去主要用来做饭。50岁的村民白玉能说：“很久没下雨了，还好有送水的，帮了大忙。”

在洼垵乡多个自然村，群众自发在屋顶安装接取雨水设备，把水接到小水窖、水缸、水桶中存储，作为生产用水。“群众不想浪费一滴水，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拉水储水。”洼垵乡乡长黄灵说，通过采取从集镇调水送水、提水工程送水、发动群众储水等措施，保障基本民生。

元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，目前，全县共派出10个工作组120余人分别到洼垵乡等旱情严重乡镇（街道）指导抗旱工作，组织抽水9.51万吨、拉水6591吨、送水1200吨，投入抗旱资金130余万元，有效缓解农村人饮用水困难。

玉溪市华宁县立足实际，按照“先生活、后生产，先节水、后调水，先地表、后地下”的用水原则，多措并举保供水、保民生。

在华宁县青龙镇革勒村，一股股清水从水管里哗哗流进水井坝塘。作为烤烟主产区，青龙镇利用已建设施，采取抽、提、引等措施增加库塘蓄水。革勒村党总支书记梁文建设，抽到坝塘的水能有效保障村民今年的生活生产用水。

云南省水利厅介绍，去冬今春以来，云南着力强化研判会商、动态摸排、科学调度合理利用水资源，通过开辟水源、实施管网延伸、拉水送水等方式，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，确保每名群众都有水喝。

“我家储了一些水，够用一段时间。”50岁的老茶已村村民龙玉春说，政府采取的措施得力，村民们的节水意识也很强，村里老人没办法拉水，亲友们都会去帮忙，大家齐心协力，一定能共渡难关。

新华社记者 林碧峰



3月28日拍摄的济南护城河景色。

近日，山东省济南市护城河泉水涌动、两岸春意盎然，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游览。

新华社记者 徐速摄